

阿布因为颈椎问题常常仰头往上看

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19-12-08 09:43

贾玛清真寺，伊朗亚兹德

因为工作的原因，需要长时间低头，阿布的颈椎出了点问题，他是个身份在灰色地带的移民，没医疗保险去看医生，当然也没有钱，况且他也不觉得这是病，医生能说些什么呢，也就是叮嘱工作的时候要多活动颈椎而已吧，可是他的工作要求和强度，并不太允许他这样做。

阿布觉得开心的时候就是发工资的那天，心情愉悦，或者每天走路的时候能仰起头，把颈椎调整到最舒服的角度和姿势，身心愉悦。

但在户外这样做的机会不多，一来他时间少，二来路人看到一个人这样仰着头走路会觉得奇怪，当然不看路也危险，而且阿布个子高，担心即使稍微抬点头，也会给大家留下傲慢的印象。所以他还是像个正常人一样走路上下班，偶尔抬下头，又恢复过来，留恋不已。上下班路上最享受的片刻是等交通灯的时候了，他可以一直抬着头看着悬挂的红绿灯，盯着正在减少的数字，像减少的幸福数值一样。

当然在家里阿布可以随心所欲仰着头盯着天花板，但那实在太无聊了，还没盯到水烧开，他就已经放弃了，低下头，看水壶烧水，然后泡咖啡，仰起头喝，喝完还仰着头。

不工作休息的时候，阿布会到附近人迹罕至的树林里。顺着小路，仰着头，看树枝，树冠，树叶，果实，还有松鼠，鸟和树上的虫子们。他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可是知道它们最具体的样子，相比之下，花花草草他就认识得少了，那些需要低头才能看到的东西对他来说太痛苦了。

周末他带着午餐和水，可以在树林里走上一整天，仰着头，然后扭动脖颈环顾四周，像个探测雷达，他喜欢高处的一切。他羡慕过没有脖子的鱼，那样没有颈椎问题，但也失去了往高处看的乐趣了。比如用眼睛追踪一片树叶落下的轨迹，阿布有时间，他甚至耐心地等待过一片即将落下的树叶，和这片树林细心相处了这么久，他太了解它了，像了解自己的牙齿一样，知道哪片叶子松动了，就仰起头，等着它几秒或者几分钟之后脱离树枝，开始向下飘落，在观察过成千上万的树叶降落过程之后，阿布甚至能预测一次树叶掉落的路线，有时候视线会提前在某处等待，像等候老朋友一样，这是他们之前的默契。这是没有科学道理可言的，他想过有没有可能记录了无穷片树叶的降落轨迹之后，能够搭建一个数学模型出来，但他做不来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不关心叶子在视线高度之后如何了，他了解自己的颈椎，知道低到某个角度之后，就是痛苦了。

还可以看松鼠往上爬，视线追着它们一直往上，脖颈也是，因为这个原因，他尤其喜欢那些刚好爬到一个他可以完美仰望的角度的松鼠，可惜天性好动的松鼠很少留给阿布足够的时间享受。鸟儿们也是如此，阿布反而常常是这片树林里最有耐心的动物，他可以像鳄鱼一样，抬着头保持一动不动，直到归巢的倦鸟更加疲倦，扑棱棱再次飞走。或者就看天空，看云，记住每一片云的形状和变化。

天黑之后阿布回家，这时候就是看星星的时刻了，从南半球过来的阿布在高纬度的北半球已经看不到南十

字星了，他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星座图鉴，已经熟悉了所有被命名过的星座之后，他开始自己命名，重新对星辰进行排列组合，幻想出他自己认为关联的形象，他的家乡那些很多人不知道的动物，植物，乐器或者神话。在穷尽了可能的排列组合之后，他不再联想那些星星组合起来像什么，而是直接想象那会成为什么，会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生物或者非生物，然后他创造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给它们。当然这些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也并没有费力去思考太多，只是他仰起头看星星打发无聊时间的活动之一。偶尔看到流星的时候，阿博会闭眼许愿希望流星可以原路向上飞回去。

当然还有月亮，他不多的本地朋友，他相信真的陪着他一直走的朋友。所以他之前最理想的工作就是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月亮了，一直仰着头！同时还能看自己的好朋友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工作24小时，天文台根本不需要三班倒的值班。但有次在科技馆体验现代望远镜发现是要低头而不是抬头时候，他就决定放弃这个理想工作了。

回到家之后的生活就比较无聊了，他也尽可能地仰头，洗澡的时候迎头对着淋浴很久，像一个过度悲伤的诗人；做饭时伸手去头顶的橱柜拿调料的时候，他故意停留，反复浏览观察各种调料数次确定所需，最后选择桌子上的盐，室友说他的这种烹饪叫“心料理”，意识里有味道就行了；他还会戴着墨镜观察灯泡，为了不让室友过于疑惑，他还会反复更换灯泡，把客厅和卧室的灯泡交换一下。房东装修车库的时候，他免费帮忙刷墙，想一直刷下去，怂恿房东把车库扩建一下，房东觉得没必要地方够了，他建议房东再买一辆车。

去超市的时候，他也喜欢看最高处的货架，并欣欣然帮助够不到的顾客拿他们想要的物品，他喜欢Costco，宜家那种仓储一样大的购物空间，像他最爱去的航空博物馆一样，仰头欣赏；在美术馆里，他在意见簿上留言说为了有效利用空间建议天花板上也挂上油画；他当然也喜欢去机场，乐意开车接送朋友，并长时间逗留停机坪附近；喜欢去动物园，爱看长颈鹿，想以后找个喂长颈鹿的工作；知道中国山东潍坊是风筝之乡的时候，网上搜索关于潍坊的一切；甚至他做梦的时候都觉得梦见什么不重要，但梦境一定发生在仰头看到的地方，他既是参与者，更希望是一个观察者，这样在第二天醒来可以有一个昨晚一直仰着头的舒服的心理印象。

阿布好希望自己是小孩子或者小矮人啊。

朋友知道他颈椎问题之后，建议他业余时间去攀岩，阿布也想过，可他没有去攀岩俱乐部的钱，他和朋友会去户外山里合适的地方攀岩，他乐在其中，热爱这项运动，想一直爬，还幻想过一个没有尽头的岩壁，天国的阶梯。阿布也去教堂，清真寺，他也很喜欢仰头看十字架，圆顶，光线，瓷片，可是到了需要低头祈祷的时候他就不行了。如果上帝和安拉真的在上边，他觉得仰头和他面对面交流不是更好么？

这就是阿布的片刻欢乐，生活里绝对多数时间还是埋头工作，还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仰起头，然后又沉下去，像头鲸鱼，虽然他并不知道鲸鱼是在海底还是在海面上更快乐。

阿布决定等移民身份下来之后，就立刻换工作。他也并不是非常讨厌目前的工作，如果真的离开甚至会怀念，因为每天上班的路上，在一个公寓楼下他抓紧时机仰头舒展颈椎的时候，总会看到4楼某个房间的阳台上出现一个浇花的女人。这是他不多的喜欢矮小花草的时候。

他不记得这种默契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了，或许他不该称它为默契，毕竟是他一个人的想法，对于那个女人来说可能只是巧合而已。他也不敢挥手示意去确认下，他也看不清对方的眼睛，他觉得她有往他这边看，他因此相信他们之间有目光交流。所以每天在此处他准时出现，准时仰头，看到那个女的推开门，拿着水

壶，在阳台摆满的花盆上依次浇过，仰着头的他还看到她也仰起头，给那些悬挂起来花草浇水，阿布此刻的快乐是加倍的。

只是她并没有给阿布额外的回馈，两三分钟之后，她就离开阳台回到屋子里了。阿布也因此略显郁闷往上班的地方走了，他甚至会在某个瞬间失望地低下头。

老板告诉阿布他不能在这里工作了，他不得不离开这里，可是没有工作，他在这个国家居留的身份也没有了，他得尽快找到工作，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朋友介绍他到另一个城市去，他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阳台上那个浇花的女人了。

但这次他和她说话了。最后一天他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仰头等待的时候，先看到的却是那个阳台左侧邻居的阳台边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攀爬，在他意识到那很危险的时候，那个小孩子已经悬挂在阳台边上，在巨大的哭声传来，路人纷纷仰头看的时候，阿布已经跑到墙边沿着墙壁往上爬了。那个女人从她自己的阳台出来之后，也惊慌起来，放下水壶，伸手想要抓住旁边的小孩子，无奈距离过远。小孩子的哭声更大了，所有人都抬头，一些人已经跑进公寓楼想进去打开房间救小孩子，另一边的邻居已经这样做了，可是家里没人，打不开房门。

阿布奋力且迅速沿着墙壁、窗户、阳台和其他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往上爬，他仰着头紧张地盯着那个在危险之中的小孩，显然忘记了若在平时他应该会很享受这个攀爬过程（他后来想过他最想做的超级英雄是没有超能力的蜘蛛侠，就是往上爬），目光之余，他还看到了在旁边一直试图抓住那个小孩的那个女人，哦他看清楚了她的眼睛，她的面容，他们之间有了交流，她的目光里充满关心，他知道她在全心全意地期盼他的到来，并且为之祈祷。

他一手抓着阳台，一手抓着那个孩子，翻身进阳台，把那个孩子拉了进去。人群欢呼起来，他平静下来后，扭头对旁边阳台的她说，“你好啊。”

NOTE,

来自马里的移民Mamoudou Gassama在2018年5月26日爬上一个公寓楼的4层，救下了一个悬挂在阳台边上的4岁的孩子，他之后被总统授予勋章，并得到了一个在巴黎消防局的实习工作，而且在9月获得法国公民身份。